

# 如何阅读世界神话？

——日本民族学家大林太良与神话学者吉田敦彦对话录<sup>①</sup>

大林太良<sup>②</sup> 吉田敦彦<sup>③</sup> 著

唐卉 译

## 一、“具有神话的猿”登场

吉田敦彦（以下简称吉田）：首先，我们从人类神话的意义、人类同神话的关系说起。作为人科动物，我们隶属的生物等级在目前的人类学上称为“人·智人”（*homō · sapience · sapience*），这个与我们现代人属于同一亚种的“智人”阶段，我认为从其在地球上产生的那一刻开始直到今天，始终具有神话。

其他动物，无不按其本能而生存。像蚂蚁、蜜蜂，它们经营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在共同体中各司其职。比方说，在蚁群当中，有些蚂蚁是专门培育蘑菇的，一些则从事饲养蚜虫的工作，也有一些进行着类似于农业和牧业的活计。然而，所有预先植入的一切，完全遵从于它们的本能，是一种“自然”行为。与此相比，人类的生存方式却不是自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反自然的。在异彩纷呈的文化之中，人类所进行的经营活动，究竟为什么必须使用那样的方式，如果不加以说明，那么这个文化就会解体。

不消说，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在自己的文化当中发生的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而在其他文化中的行为方式却没那么容易理解，甚至觉得别的文化有“野蛮”之嫌。如果说必须用一种原理去说明人类文化，否则它就不能成立的话，那么这个说明原理就是神话。我的老师杜梅齐尔先生曾经写道：“没有神话的民族没有生命”，此言不虚，一语中的。

所谓“智人”，意思就是“思考的人”。根据最近的人类学研究，“思考的人”存在两个阶段。在“智人”之前，存在着一个亚种，叫做“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man*）<sup>④</sup>。大林先生最近公开发表言论认为：“尼安德特人是否具备说话的能力，这一点决定着他们是否拥有神话。”因此，尼安德特人的故事仍有很多无法理解的地方。而我个人认为，作为智人的人类从产生的那一刻起，自三万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文化的起始阶段以降，人类恐怕就已经拥有了神话。大林先生，您怎么看呢？

<sup>①</sup> 本文译自《EUREKA》杂志，东京：青土社，1997年第2期，第60—75页。Eureka是欧洲研究协调机构的缩略语，受古希腊文eureka的影响，原意是“我发现了！”，相传是阿基米德根据比重原理测出金子纯度时所说的话，现在普遍用作因重大发现而发出的惊叹语。译文中所有注释均为译注，不再一一标明。

<sup>②</sup> 大林太良（1929—2001），日本著名的民族学家，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曾留学欧美，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著有《神话学入门》、《神话与神话学》等。

<sup>③</sup> 吉田敦彦（1934—），日本神话学家，毕业于东京大学西洋古典学专业，法国国立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历任日本成蹊大学、学习院大学教授，现为学习院大学名誉教授。著有《希腊神话入门》、《鬼与恶魔的神话学》、《俄狄浦斯之谜》、《日本神话》等。

<sup>④</sup> 具有代表性古人类之一，距今约十万年。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特首次发现其人骨化石。特征为颅顶宽大，眉脊粗壮。

**大林太良**（以下简称大林）：我大体是这么认为的：拥有神话的前提是具备言语能力，倘若没有语言，那么神话也就无法成立。人类的语言是声音、语音。像黑猩猩（chimpanzee）、大猩猩（gorilla）这些类人猿，通过研究测试，他们根本无法组织句子，也无法发音。虽然猿和人类的婴儿有相似的地方——喉头都处在较高的位置，不过差别在于，婴儿出生后不久喉头部位便会往下滑落，原先的地方形成一个空洞，有利于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至于尼安德特人，据说他们连“啊、啞、鸣”这样的三个最基本的母音都发不出来，也就等于说，尼安德特人的确不使用发音清晰的语言。

另外，无论是神话，还是其他什么，所谓的“话”总是由几个部分构成，才能成为一个整体。而“话”则作为考古学的遗物留存下来。同样道理，如果让一件物品具备某种功能，那么一定数量的构成要素必不可少，在物质文化方面自不待说。例如，弓箭的原理，弓、弦、箭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否则射箭的功用便不复存在。弓箭的发明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事情了。再比方说掷标枪，只有将枪和投掷物两样物件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投掷的工具。还有石器，远古时代，为了方便双手更灵活地操作石器，人们便在打制的石器上方安上一个木柄，让木柄和石刃组合成为一个工具，这也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事儿了。总之，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一件事物需要由不可分割的几个部分构成，从而赋予这件事物具备一定的功能固定下来。从物质文化上考虑就是如此。这样一来，同样的事情不也是用语言讲述的么？如果有的话，所谓神话，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时代发生的。

说到智人，他们的出现大概是十四万年前，广而扩之，旧石器时代后期文化开始发达，不过距离这个时间段已很久远了。所以，我认为这个时期，某种程度上已经有神话。

## 二、最古老的神话 = 带来丰饶的地母神？

**吉田**：旧石器时代后期，一说起欧洲，那就是克罗马农（Cro-Magnon）<sup>①</sup>人的文化了。最古老的时期称作奥瑞纳（Aurignac）文化<sup>②</sup>。最初智人所信奉的宗教可不可以很确定地认为就是大地母神崇拜呢？

**大林**：是女神崇拜。

**吉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里呈现出一件证据——古老的考古学遗物——一座克罗马农的“史前时代的维纳斯像”，大约三万五千年前制作的。这件小雕像非常精巧，用石灰岩、猛犸象牙等材料制成。雕像表现为一名女性（有人认为这不是女神像，而是供儿童玩耍的玩具），并且很明显地被加以歪曲、变形。不过，这一变形绝非当时的技术笨拙导致，而是有意为之。生活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们，在塑造动物形象时，具有写实的表现能力。当展示人类女性身体的时候，雕刻者本来完全可以按照现实的样态进行塑造。然而，他们没有这么做。雕像上的女性，乳房、小腹、臀部以及大腿这些与女性妊娠、生产功用相关的器官，被

<sup>①</sup> 1868年在法国西南部克罗马农岩棚遗迹中发现的人骨化石，身高1.8米。据推测，其年代约为4万—1万年以前，属新人类，具有晚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

<sup>②</sup> 在法国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地区的奥瑞纳洞穴出土，代表后期旧石器时代文化模式的标准遗迹。时间大约在公元30000—24000年前后。除出土有石器、骨器之外，还有模式化的动物小雕刻等。

特意凸显，做得格外夸张。并且，像“维林多夫（Willendorf）的维纳斯像”<sup>①</sup>等史前的维纳斯像具有的共同特征就是没有眼睛和鼻子，脸面平平，多数低着头，两手按在乳房上。她们按压乳房的动作，仿佛正要将一对硕大的乳房往外挤出奶水一般。

为什么要低着头呢？我推测，如此夸大膨胀的腹部象征着怀孕，低着头则是将目光投向腹中的胎儿，抑或刚刚从双腿间降生的婴儿，又或者说女人挤压自己的双乳，一边用乳汁喂养孩子，一边关切地注视自己的骨肉。

总之，这不是人世间一位普通的母亲，她集三种状态于一体：怀胎，临盆，哺乳。同一时间身兼数职，她不是人间的女性，而应该是一位女神。不就是这样表现的吗？通过史前时代的维纳斯女神像，我认为它清楚地呈现出作为大地母神的女神像。

要言之，大林先生的言谈自始至终都在追溯远古时代，至少在欧洲，智人取代尼安德特人，大概是三万五千年前，而当时他们就是以制作表现母神的小雕像开始的。史前的维纳斯像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女神像，大林先生，您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吗？

**大林：**哎呀，我也认为是女神啊。不过，怀着孕，同时哺乳的行为，我想在采集狩猎阶段是不会发生的。不管“哺乳期间禁止性交”的禁忌是否存在结果都一样。即使没有禁忌，一般情况下，在哺乳期受孕的几率也会大大减少。另外，加上居无定所，身边又有众多嗷嗷待哺的婴儿，当时的生活相当困苦。布须曼人（Bushman）<sup>②</sup>在他们不断迁移的生活当中，生育一个孩子的周期大概是四年。一旦安定下来，平均 2.6 年生育一个孩子，时间比率大大缩短了。所以，哺乳和怀孕两者兼顾的情形，大概也只有神灵才具备这样的能耐。不过……

**吉田：**的确，人类似乎很难做得到。

**大林：**没错。到了旧石器时代后期，正式确立了男女分工，虽然在此之前就有某种程度的男女差别。男人多从事狩猎。当我们阅读采集狩猎民的神话时会发现，他们的神话更多地是围绕着动物展开的。实际上，虽然当时食用的都是卡路里较高的植物性食物，但是他们的神话更多地还是关于动物的，有关动物和人类比赛智慧的故事。主题往往都是为了不被动物杀掉，主人公斗智斗勇、想方设法地逃脱等等。根据不同的情形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当然也就呈现出诸多生死攸关的紧张剧目。

还有，猎人在打猎之前都要与超自然界接触。因为在打猎的过程中伴随着无数的危险。日本明治时期，美国人 R.希区柯克调查了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并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其中介绍了猎人们游历地下世界的故事：一位猎户追逐一只熊来到一处洞窟中。同人类世界一样，洞窟内干净整洁，可惜猎人对眼前的景象视而不见，一心惦记着刚才那只难觅踪迹的大熊。他吃了几颗野生葡萄，继续往前，却惊奇地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变成了一条蛇。此处让人联想到日本中世《神道集》中有关甲贺三郎游历地下的传说。这个暂且不论，话说这位变成蛇的猎人一步一步爬回人类世界，途中在一棵松木下歇息。松木神在他的睡梦中显灵，并帮助他蜕掉蛇皮，恢复了人样。在梦中，神灵特意交代说：“因为你吃了地底下的野葡萄和桑果，

<sup>①</sup> 约产生于公元前 30000 年前的雕像，高约 10 厘米，宽 5 厘米，在维也纳附近的维林多夫发现。

<sup>②</sup> 布须曼人，非洲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等地的居民。

所以注定在人类世界呆不长。地下世界的神女倾慕你，希望和你缔结婚姻，她变成一头熊的模样为的是引你过去。你必须做好准备。”如此告诫一番。返回家里的年轻人不久便得了一场重病，撒手人寰。这则故事讲述的就是猎人、动物、超自然界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因此，关于动物的故事，至少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它们与女神故事有怎样的关系呢？在现在的阿伊努传说中，地下世界的女神登场，并且多数情况下女神是野兽之王。比如，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在举行狩猎仪式的时候，都会前往拥有女神之魂的萨满那里。然后，人们诚恳地向女神发出“一定要降临啊！”的呼唤，并献上装在袋子中的动物的皮毛。收受皮毛的女神会将它们播撒在大地之上，继而变成野生的驯鹿。日本的“山神”、狩猎女神都是女性。所以，女性作为支配动物的神灵，地位显赫。

**吉田：**对于“史前时代的维纳斯像”，我认为她不仅代表着大地母神，同时也显示出刚才大林先生所讲的相当于野兽之王的存在。

旧石器时代后期，克罗马农人留下了美术作品——在地下的洞窟里完成的壁画。根据场地的不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壁画当时都是在离入口十分遥远的地方所画。要达到这些绘画地点，需要在几乎迷路的情况下穿行于地下通道之中。而且，经由不得不躬身爬行的道路，只能攀登的陡峭悬崖，湍急的“地下之水”，呼啸迅猛的瀑布等等艰难险阻，最终到达较为宽阔的地界，这些历程都刻画在岩壁或者顶棚上。壁画当中有五花八门的主题，主要围绕的还是克罗马农人狩猎捕获的猎物野牛、野马等。

洞穴壁画与史前时代的维纳斯像所属的时期全然不同，一个是奥瑞纳期，一个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最后一个时期——圣马德莱娜（Madeleine）文化<sup>①</sup>，这个文化直到最近才得以重见天日。大约一年前在法国，发现了地下洞窟，其中的绘画可以追溯到三万多年前。说不定，这两者都属于同一时代呢。

思考一下：为什么要历经危险、恐怖的心理挣扎，穿越伸手不见五指的迷津，行走在广袤的地下世界呢？刻画这些有必要吗？仔细想来，通道和绘画所描绘的大厅，不正表现出“大地的身体”吗？也就是说，地下长长的通道正像是一条产道，经由这条产道，克罗马农人才得以进入这个比作子宫的广阔空间当中，子宫的膜壁和顶端画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方才我们提到的史前时代的维纳斯像表达的是女神，一边妊娠，一边生育，一边哺育幼儿，自不必说表达了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切必要资源。当然，岩画中最为重要的是野兽。野兽的图案数量繁多，重叠在一块儿。其实，这些绝不是新图案擦在旧图案上，而是别有用心地将所有图案夹杂在一起。

简言之，通过大地母神的产道，进入子宫；再加上对于自己的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资源——猎物；在子宫里不断地妊娠、无数次生儿育女的大地母神的功能，在洞穴绘画中均一一表现了出来。所以，史前时代的维纳斯像所表现的与洞穴壁画所要表现的并无二致，可以说同样展现出了大地母神的功用，难道不是吗？大林先生刚才说女神实属野兽之王，其中的意思清晰明了，惟其如此，才是当时人们所认为的大地母神最为重要的功能吧。

通过狭长的产道进入子宫，并在那里驻足作画。这在当时，恐怕具有至关重要的祭祀意

---

<sup>①</sup> 圣马德莱娜是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地区的遗迹名，西欧旧石器时代最后期的文化，以发达的骨角器和洞穴绘画、雕刻为特征。圣马德莱娜石洞、拉斯考阿尔塔米拉洞穴等的遗迹十分著名。

义。同样地，当最终绘画完成，从洞窟中走出，对克罗马农人而言，意味着从大地母神的子宫中得以再生。就这样，人们进入大地母神的子宫，在那里献祭，然后从中走出。从这一层意义上说，自己是大地母神的孩子，并经历了被生产出来的神秘体验。在这样祭祀背景之下，他们已然重生。举例来说，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up>①</sup>有一则神话传说：人类祖先曾在大地深处的幽暗的子宫里，如同蛆虫一般诞生，然后历经苦不堪言的劳作，跋山涉水、突破艰难险阻，最终降落在大地之上。这与生俱来的恐怖充斥在神话当中。根据神话举行的仪式，地点选择在地下，并描绘出各式各样的画作。

### 三、意识形态在先，还是社会变化在先

**大林：**女神的问题，特别是进入西亚的新石器时代，便发展为另外一种形式。我认为特别有趣的是，一位名叫雅克·高邦（ジャック・コーバ）的法国考古学家在二、三年前撰写了一本书，书中写道：通常来说，经济向前发展、农耕开始之后，丰穰女神才出现，这种情形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他认为：“丰穰女神出现的次序在先”。另外，牛崇拜也是很早就已出现。换句话说，先出现的是意识形态，在此之后，实际的经济变化才追赶上来。在此种意义上，迄今为止人们都约定俗成地认为神话也好，宗教也罢，都以经济活动为基础。换言之，人们认为意识形态出现在人类的现实经营之后，而实际情况绝非如此。意识形态先行转变，带动并牵引着其他的事物发生改变，这是一个独到的主张。由于高邦是一位考古学家，所以他很容易按照年代进行解释。

**吉田：**我从大林先生处听说过这个人，也把他的书读了一遍。我和大林先生刚才所说的持相同观点。不过，高邦的学说我怎么也无法认可的一点是，照他的说法，只有产生了新石器时代的意识形态，人类的宗教才开始，而此前的宗教呀、神话呀一概没有。在那个地方，精神文化方面绝对是具有先行性的，为什么同样的解释不能适用于“史前时代的维纳斯像”以及克罗马农人遗留的洞穴壁画上呢？作为依据，高邦假定，那些类似叩拜动作的美术表现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大林：**我也持相同看法。关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这样的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吉田：**对啊。以前的观点认为，栽培作物和畜牧业形成之后，人们才开始建立村落定居下来，新石器时代的帷幕拉开。不过，读高邦的书能够了解到，叙利亚、巴勒斯坦首先建立可定居的村落，在此过程中，以往主要依靠赖以生存的狩猎物过活，还可以食用村落周边生长的野生食物，人们就像栽培谷物那样将这些野生食物收割食用。在这之后的阶段，才开始进行栽培。

**大林：**好像是东亚一带吧。据本土的传说，在最东面的地方，有一位稻作女神，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少女哈伊奴维丽（Hainuwele）的形象出现的，她死后的尸体上产生出农作物，

---

<sup>①</sup> 北美西南部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定居务农，曾形成北美印第安人中最发达的文化。

总之，具有多种不同面貌的女神与农耕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 四、神话的宇宙观

**大林：**这段时间，我在写有关彩虹和银河的文章，选取世界各地的相关神话，搜集材料。最引发思考的是，在日本“银河是一条河”；而以东亚、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大体上都把银河形容为河流。而彩虹呢，至少从某个时期开始，被认为是一座“架起的桥梁”。然而，纵观世界，彩虹在英语中叫做 rainbow，法语叫做 arcenciel，都含有“弓”的意思，这在印欧语系当中很普遍，然而放置在全世界范围看又显得分布区较狭小。其实，关于“虹”，世界上有许多说法认为“彩虹是一个灵魂通道”，或者“神灵往来于天上地下的道路或桥梁”。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彩虹是一条“蛇”。这在欧洲就存在。至于中国，彩虹是一条“蛇”说法是从殷时代才有的。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认为彩虹是令人害怕的事物。

我们现在对彩虹的评价往往是全新的，首先想到的是彩虹真美啊。可是古往今来，在世界范围内，虹是可怕的、令人敬畏的。我们试着思考一下，虹是很无常之物，它横亘于天地之间，模棱两可，悬垂于浩茫的宇宙中。单从这一点上看，当然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分辨出彩虹有七种颜色，好像是牛顿以后的事了。在东亚，虹通常被区分为五种颜色。而在欧洲，三种颜色的说法较普遍。法国呢，从二十世纪初期的著述中可以了解，也是三色的，它与法国的国旗三色旗的蕴含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在研究宇宙论的时候，仅仅关注天体是万万不够的。就说彩虹吧，可供比较的资料相当可观，而有关银河的材料却相对稀少。谈起银河，世界上最多的说法是“银河是一条道路”，还有就是“灵魂通往他界的必经之路”。特别在美洲大陆，从北美直到南美，都有此说法。大概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先祖来到这片土地时便带来了这则神话吧。

最近，我读到了一本特别有趣的书，作者是一位美国学者名叫盖力·阿通。他在秘鲁做调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关于秘鲁的印加（Inca）<sup>①</sup>后裔盖丘亚（Quechua）族<sup>②</sup>的调查，写了十分详尽报告的米谢金曾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天文学知识呈断片状，全然没有整体脉络。”但是据阿通调查，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些部落自身存在着十分巧妙的体系。在印加从前的首都库斯科附近，一条河流从东往西流淌，正好与天上的河流对应。并且，这条河流正像俄开阿诺斯（Oceanus）<sup>③</sup>那样循环于世界上，属于水流中的一部分。现在这条河已经升上了天。围绕着天和地有一个恢弘的宇宙观。白天的彩虹对应着晚上的银河，生动的故事层出不穷。

阿通调查了密斯米纳伊的村民，据他们说，地上的水升上了天变成了天上的银河，其实不仅是河流，其他众多的事物也连同水一起升上了天。银河当中有一处昏暗的地方，据说是同河流一起上天的土。另外，银河里有形形色色的动物，据说也是从地上升天的。

这样一来，迄今呈现为片段式的天文神话材料，越是深入调查越显清晰。说到日本，

<sup>①</sup> 在南美安第斯地区创造文明的印第安人及其国名。15—16世纪建成大帝国，首都库斯科。信仰太阳。以农耕为主，种植玉米等。没有文字，但陶器、青铜器、纺织品等的制作技术水平较高，留下许多石结构建筑物。1532年，因皮萨罗等西班牙人的入侵而灭亡。

<sup>②</sup> 盖丘亚人，生活在拉丁美洲的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的印第安人，使用的语言为原印加帝国的国语盖丘亚语。主要从事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

<sup>③</sup> 希腊神话中的大洋神，按照荷马时代的观念，是万物的始祖，单独住在水下宫殿里。

所谓的天安河<sup>①</sup>估计就是银河。如此看来，它与地上的代表物河流之间一定有着某种渊源。如果以这样的视角进行观察的话，是不是能呈现出许许多多有趣的景象呢？

就现在的情形而言，所谓宇宙论的研究，只从表面上进行采集的做法大行其道，能够确凿调查的仅限于盖丘亚和多贡（Dogon）<sup>②</sup>等少数地区。不管哪一个地方都以一定的形式保留着古代文明遗产和影响。以多贡为例，自古以来就盛传其受到了地中海文明的强烈影响。因此，我们可否推测即便是那些没怎么受过高等文化影响的民族，恰巧也具备一定的宇宙观呢？就连这样的疑问也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因为，比起我们目前已知的，兴许还有更为丰富的宇宙论也说不定呢。

**吉田：**刚才提到天安河，大林先生指出它与地上代表的河流相联系的可能性，我也有同感。纵然是 Amenokagu（アメノカグ），原来也是坐立于高天原之上的，同时又是大和的三山之一，这说明地上也有与此对应的山脉。再者，在伊予国风土记、阿波国风土记轶文中，记载了大和的 Kagu（カグ）山，很久以前是从高天原降落在地上的。还有，那时山告别天空，降落的时候有一块碎片（或同时降落）后来成为爱媛县的天山或者德岛县某处的山取名为 Amanomoto（アマノモト）<sup>③</sup>。由此说明，被看成与天安河相对应的地上河流，有好几个地方啊。

**大林：**有道理。

**吉田：**所谓天安河，在记纪神话<sup>④</sup>中是这样的一处所在：河岸是天照大御神的宫殿，而天照大御神是统治高天原的女王，所以天安河被赋予了这样的神话意蕴。总而言之，无论是天照大御神允诺与须佐之男命生子，还是召集八百万神灵商谈重要事情，都是在天安河河畔或者河滩进行的。照此说来，敬奉天照大御神的仪式往往在五十铃川<sup>⑤</sup>的上流河岸啦、宫川的上流河岸啦、清流岸边啦举行，这些不能不说与河流具有一定的关系吧？我认为，供奉天照大御神的这些河流，具有比作天安河降落人间的河流的可能性。

**大林：**通常情况下，银河会根据季节改变方向。有时候是竖着的，有时候则是横着的。这样一来，就与地上千千万万条河流相对应了。不过，这只是一方面，无论在哪片地域，季节都是至关重要的。归根结底，在某一季节，天上的河与地上的河恰巧平行；而在另一个季节，两者也许呈现为直角。不过，这些呈现类型，也就是从地面观测到的表现形式，当然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无论是呈平行状还是直角型，对于初期从事农耕的人们来说，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吧。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也是如此吧。还有东南亚的情况，大概从阿萨姆

---

<sup>①</sup> 天安河（あまのやすのか），日本《古事记》在讲述天照大御神和建速须佐之男命在天上见面提到的地点，位于高天原的神圣河流。

<sup>②</sup> 生活在西非尼日尔河南部马里中部高原的族群，人口在 40 万到 80 万之间。多贡人最出名的是他们的宗教传统，他们戴面具的舞蹈、木雕。

<sup>③</sup> 字面意义为“原本来自天上”。

<sup>④</sup>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书的简称。

<sup>⑤</sup> 日本流经三重县伊势市的河，长 20 公里，以伊势神宫境内的清流而闻名。

(Assam)<sup>①</sup>的周边开始，通常说的印度支那的蒙塔尼亚路 (Montagnard) 人。据说最近发现新几内亚，特罗布里安德 (ドルブリアンド) 岛民也是如此。由此看来，宇宙论的表现类型从远古就已开始，而其发达后形成的结晶不就是在初期农耕民的阶段吗？

## 五、太阳和月亮、男人和女人

**吉田：**不管怎么说，纵然有万千变化，这些都是人类宗教的构成基础。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古老的阶段，人·智人文化已经形成。当然，一旦农业开始，人们栽培作物，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大地母神的功能本身就完全与以往不同了。不管这一巨大的变化如何，新石器时代依然继承了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大地母神崇拜的要素，或者说这些要素在都市文明形成的阶段还在延续。就连基督教崇拜圣母玛利亚这一重要部分，也清晰地再现了对大地母神功能的发扬。

**大林：**后期旧石器时代的遗产——月亮信仰，对月亮的重视程度高于太阳。这也是一种继承吧。比如说，库里斯·奈特 (Chris Knight)<sup>②</sup>的《血的关系》(Blood Relations) 这本书，虽然里面的材料并非完全可信，但是叙述的内容却吸引眼球。作者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进行解释，认为夜晚是一名男性，这种思考与迄今为止的看法全然不同。

书中描述，1980年前后，认为夜晚是一名男性的看法越发得到肯定。在美国女子大学的宿舍里，朝夕相处的室友，居然出现月经周期都变得一致的倾向。其实，在古代社会，女性聚在一处，往往以彼此的例假时期作为谈话的前提。有趣的是，女性一旦团结在一起，则其力量坚不可摧。比方说，有些男人因为自己的老婆处于经期，房事不便，于是准备到外面寻找别的女人。如果这些女人的经期时间相同，那么男人的想法就实现不了。所以，女性们在例假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对男人们说：“你们出去打猎吧。”于是乎，丈夫外出狩猎，半个月左右才返回家中。这个时间又恰逢女性的排卵期，一旦交配就很容易怀上孩子。以上都是电影脚本，妙趣横生。《血的关系》对动物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最新研究进行了总体审视，是一本相当厚重的书籍。

当然，奈特对月亮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自然状况下，月亮的盈亏周期是28、29天。这么说吧，月亮信仰在古老的阶段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这一方面的思考先驱，奈特认为月亮信仰尤为重要，特别是“月亮是名男子，他让女人们怀孕”的看法，过去可能很普遍。1927年，罗伯特·布里福德 (Robert Briford) 曾撰写了三卷本大部头厚书 (题为《母亲》——译者)。有这样的先驱者在前，库里斯·奈特比前者的见解更新颖、更有趣。可是，一开始就涉及到最初的前提，月经周期到底是不是没有什么差别呢？这是一个问题。加利福尼亚的欧罗·印第安人 (Euroc-Inidan) 中还存在这一继承。但是，这一说法至今未得到学术上的证明，所以奈特的立论正确与否另当别论，然而月亮的重要性却是千真万确的。

**吉田：**的确如此啊。我认为，把大地母神本身看作月亮的信仰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这一时代的“史前时代的维纳斯像”之一，在法国南部多尔多涅 (Dordogne) 出土的

<sup>①</sup> 位于印度东部，世界知名的多雨地带和产茶区域。

<sup>②</sup> 奈特 (1942—)，英国人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拉塞尔的维纳斯”（Venus of Laussel）<sup>①</sup>，其实它不是雕像，而是刻在石灰岩上的浮雕。上面有一个类似峨眉月<sup>②</sup>之物被高高地举起来，上面刻有十三道刻纹。为什么是十三道呢？它表示阳历年一年间月亮盈亏的次数。根据月亮的盈亏制成日历的能力早已体现在克罗马农人身上。是不是这座浮雕全部展现出来了呢？分析起来，“史前时代的维纳斯像”所表达的既是地母神本身，同时也是月亮。正如大林先生所言，月亮是男性，女性的经期是由这位男性即月亮引起的，这一信仰或者神话却是在阿道夫·詹森（Adolf E. Jensen）<sup>③</sup>所指出的新几内亚的基瓦伊族（Kiwaii）等等各个初期栽培民之间存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阶段，毋宁说月亮仍然是一名女性。

再说一下刚才提到的彩虹。我记得在此之前，我和大林先生在某个地方就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大林先生谈到彩虹被视为引发疾病、招惹灾害的不祥之物的观念，在南美原住民那里广泛存在，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论》中曾经指出，并举了形形色色生动的信仰、神话的个案，进行了详细分析。比如说，亚马逊地区的卡塔瓦西族信仰中，彩虹出现在西边天空的那一头叫做马瓦西，在东边天空见到的叫做提尼，他俩是双胞胎兄弟。太古时期洪水暴发，大地一片汪洋，所有的生物都灭绝了，唯独留下两人的女儿。他们娶了自己幸存的女儿为妻。两边的彩虹映入眼帘，只能凝视，无法避开。看到马瓦西的人，不管平时有多么懒惰、软弱，一旦外出打猎，都会满载而归；而紧盯着提尼观看的人，则会变得笨拙不堪，要是外出的话，不知不觉就会碰到糟糕的状况：路上出现障碍物啦，什么东西伤了脚啦，一接触利器马上遍体鳞伤啦等等。列维-斯特劳斯还举了一个例子：满怀对人类的憎恨，头颅升上天空成为月亮。在头颅升天的时候，滴滴下来的血渍化作彩虹。由于这枚头颅在离开的时候施咒，于是虹被视为人类的公敌。虹犯下的所有祸事皆因它想重新变回人，千方百计寻找通路而引起的。

## 六、红和白的象征意义

**大林：**最有代表性的是巴西一个叫做卡西那瓦的民族，一位名叫阿布莱乌的人做过相关报道。这个民族非常有意思，认为虹是由血化成的。同时，集团的女性一起开始有了月经。当然这属于微分析（micro analyzation）。

**吉田：**是啊。在卡西那瓦族的神话当中，头颅升上天空之前向人类施下诸多咒语。其中一个就是女性从此不得不流血。女人们听言感到恐惧，就问它究竟为什么要在自己身上施加如此厉害的诅咒时，头颅回答：“没有理由。”

**大林：**这也是日本武尊<sup>④</sup>的故事吧。在月经期进行交配居然怀了孩子。从世界范围来看，月

<sup>①</sup> 又译洛塞洛的维纳斯，在法国南部的拉塞尔岩洞中发现了六座人物雕像，其中最著名的一件是高46厘米的浮雕女性形象，被后人称为“持牛角的维纳斯”。现存于波尔多（Bordeaux）博物馆。

<sup>②</sup> 月牙，阴历每月三日出现的月亮。

<sup>③</sup> 阿道夫·詹森（1899—1965），德国民族学者。

<sup>④</sup> 日本古代大和国家成立时期传说中的英雄，名叫倭建命（小碓命），景行天皇的儿子。奉天皇之名征讨九州的熊袭，被其首领奉为日本武尊，后讨伐东国的虾夷，归途中死于伊势。

经来时进行交配怀孕的想法有很多。说到这里，《古事记》中有一个场景：“袈<sup>①</sup>（长罩袍）的下摆沾上了月经”<sup>②</sup>。上面没有说“他在这里交欢”，也没有写“即使这样也没关系”，而是强调“正因为如此”<sup>③</sup>而交合。由此看来，日本古代就存在着在行经期间交欢生子的想法。

**吉田：**实际上当然行不通啦。（笑）刚才所说卡西那瓦民族的神话，有一则别传，结局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女人们每月开始流血，一旦血液在体内凝固，黑色的胎儿就会从女人的身体中降生。一旦精液在女性的体内凝固，就会诞生白色的胎儿。”这不正是我们刚说的信仰在他们当中清楚地体现吗？

**大林：**所以说，这里面包含着众多妙趣横生的故事嘛。关于“为什么孩子会出生”这样的疑问，世界上最多的思考方法也就是孩子的构成要素是由“父亲提供白色的精液，母亲注入红色的血液，合二为一产生孩子”。正因如此，才会有即使红色的血液出现也可以交合产生孩子的想法吧。在犹太人那里也有同样的故事。另外还有一点，除了父亲和母亲两位的液体之外，还需要来自神灵的灵魂造访。犹太教的祭师拉比（*rabbi*）教义即是如此。

白色之物与红色之物结合产生孩子也许是意识形态先行吧。在此意义上，所谓红色和白色的象征大概是最基本的。

**吉田：**红色的一方是女人，白色的一方是男人呐。

**大林：**哎，在这一限度内呀。一直延续到“红白歌会”<sup>④</sup>。（笑）

即便如此，在日本神话中，月亮也不太可能突然出现。这很有趣。某一阶段，太阳手握领导权出现。之前读过一位古代历史学家弗朗茨·阿特哈姆的书，其中记述罗马皇帝体制的末期，大概有两次，在基督教之前发起以太阳神作为国教的运动。巧合的是，叙利亚的巴尔米拉（*Palmyra*）的周边、巴尔干的周边，从这些地方传入的奴隶一旦做了皇帝，就会发起这样的运动。总之，太阳与特定的土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万人敬仰的目标。所以说，一旦从这些地方来的奴隶飞黄腾达做了一国之君，他们自然会使用太阳信仰来治理国家，这不难理解。

比如天照大御神，按和田萃先生的说法，在伊势敬奉天照大御神之前，事先要前往三轮山祭奠太阳。至少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传承是如此，天皇家族并非大和的土著，而是从别的地方进入这片土地的。当然，从外面进来者绝不会敬奉当地的神明，于是，为了让性质不同的各方住民认可，将太阳这一圣物抬出来作为最高信仰是最高明不过的做法了。再比如，印加也是一个征服者的国家，在印加，太阳崇拜作为国教在国土上盛行。阿兹特克

---

<sup>①</sup> 日本上代衣服的一种。套头，把全身包裹住，长长地垂下来，男女兼穿，尤其是女性，在举办祭神仪式上穿。

<sup>②</sup> 倭建命东征后回到尾张国，住在订有婚约的美夜受比卖的家中，无意间看到未婚妻的衣裙上沾有经血。

<sup>③</sup> 倭建命看到月经，作歌道：“卿似香具山的一只白鸟，我多想把你的柔臂拥抱。欢爱共枕，情意缠绕。可你的衣裙上却出现了月亮皎皎。”美夜受比卖回歌道：“皇子如太阳普天高照，自君别去音讯飘渺。年年月月思念煎熬，今夜期盼月圆花好。”

<sup>④</sup> 日本广播协会（NHK）每年除夕夜播放的歌曲节目。由女性组成红队与男性组成的白队交替竞唱。首届比赛于1951年1月3日在电台广播，1953年改为年底举行，延续至今。

(Aztec)也是如此，太阳信仰大行其道。总觉得这是外来的征服者常常采用的方法。我眼下就是这么思考的。

刚刚说到库里斯·奈特，他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彩虹蛇”，说这不仅是澳大利亚的问题，推而广之是整个人类的基本认知。的确，把彩虹看作蛇的地方有很多。但在日本内地，将虹等同于蛇的说法却微乎其微。取而代之，在日本本土存在的说法是“不能用手指指向彩虹”，从东北到九州、鹿儿岛皆有此说。纵观全球，“不能用手指指向彩虹”的说法很普遍。因为“只要指向彩虹，手指头就会弯曲”呀、“手指头会腐烂掉落”呀，总之会引发骇人的后果。此说在东南亚数量不在少数，在美拉尼西亚、欧洲皆有此说。但是美洲大陆不存在，非洲也极少。中国自古有之。还有一点，与彩虹禁忌异常相似的是月亮禁忌。“不能目视月亮”，还有，“不能碰触月光”。日本人大有这样的顾虑，欧洲人直到今天对此还心有馀悸。表达精神失去平衡的英文词汇是“lunatic”，从字面上理解，只要被月亮沾染，就会神经错乱。

吉田：的确如您所言，现如今，“不能目视月亮”的民间信仰已经在当代日本不复存在了。古代有没有呢？在我们国家也不是完全找寻不到类似的痕迹。比如《竹取物语》，辉夜姬仰望明月陷入沉思，倘若某人在此时无意撞见这一幕，那么这个人就触犯了忌讳，从此不能“举头望月”。记述的这一点不正是表达了这一民间信仰吗？值得关注。

## 七、“国家”的成立与神话的正统化功能

大林：目前，关于国家的起源和初期国家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正艾。广义的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还有文献历史都是如此。直到前不久还认为初期国家的成立本身是一个问题，而最近正在把关注的焦点放置在“正统化”的讨论上。与此相关的研讨会接二连三地举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神话的例子并没有被采纳。

吉田：方才大林先生谈到了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过程中，丰饶女神信仰在农业中、牛崇拜在畜牧业中具有强有力的先行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最近的研究中也变得越来越明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是关于国家成立方面的，正统性的神话都会在制度上先行一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至于让制度成立，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大林：话虽如此，但还是没有采纳神话的事例。

吉田：我想大概就算在文化人类学领域，神话也只会采用相对次要的部分。神话的研究究竟能不能归于一门“学问”仍然悬而未决。或许，神话比较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古老时代，然而其成为一门具有清晰意识的显学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发生。在那个时间点上，麦克斯·缪勒等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比较神话学是一块学术的研究阵地。这块阵地绝对可以作为一门学科而成立。

比此稍晚开始的文化人类学，现今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大学里几乎没有不使用文化人类学讲义的。文化人类学专业在许多大学中设立，作为正式的学科领域确立下来。然而，神话

学的命运却与此相反。遍寻世界，几乎没有设立神话学科的大学。神话学会也不存在。这就意味着所谓神话学根本没有作为学科在学院中取得一席之地。因此，列维-斯特劳斯在论文《神话的构造》中直言：“神话研究尚未形成学术体系”、“正如热身和错失，前几代人所做的努力已全部归零，重新纠正”。的确如此。列维-斯特劳斯自身的神话学也包含在其中，现如今还是这种状态。

**大林：**我在东京大学授课的三十多年里，没做过几次关于神话的讲义。高校的教师被规定了不得不完成的科目，因为总与喜好的工作失之交臂而缺乏干劲。过去，松村武雄先生曾立志于建设神话学（著有《神话学原论》——译者），我也撰写过《神话学入门》一书，结果呢，自己从事的工作始终都是民族学。

**吉田：**我在咱们谈话的开始就说过，人类的文化营生，并不是一件自然性的事情。在某种文化当中，男人必须完成的任务和女人应该尽的责任，都不属于自然的，是极其任意的划分和区别。所以，女性由于与生俱来的“性质”而不得不做的一些工作，无论在何种文化当中可以说都是神话。

不管怎样，无论是男女的分工还是国家，文化当中产生的制度啦、习俗啦，全部都是以此为根本的神话，除此之外，盖无例外。

**大林：**一旦正统化，具有合法性，国家这样庞大的组织越是正统化，它与宇宙论的关系越紧密。所以，太阳女神的信仰等同于王权的终极根据不在地下，而在天上。

## 八、还有一则神话

**吉田：**我们接着再举一例，可以说是关于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例子，人类文化具有的精神价值，将旧石器时代后期文化中形成的宗教也好，神话也罢，与这以后的文化相比较，究竟哪一种价值更高，或哪一种价值较低，很难裁定。

旧石器时代后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精神方面的价值较高的一点，如果确实存在某个什么地方存在的话（最近，关于日本绳文时代的精神价值认识正逐渐形成气候），很容易倾向于认为，古老的人们只是竭尽全力地猎取食物，而没有考虑其他事情的时间。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就算是类人猿，它们为了获取食物花费的时间在一天24小时内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梳理毛发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所以克罗马农人猎杀大型野兽后要进行处理，为了利用动物的肉和皮，他们便制造一些技术，运用的石器极为精巧，其高超水平甚至不亚于现代的高难技术。照此推断，克罗马农人思考万事万物的闲暇应该十分充足。另外，克罗马农人恐怕没有什么阶级划分。总之，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经营着丰富的精神生活。

相反地，农业一开始形成，便出现了阶级，社会分成两个阶层：拥有大量闲暇、享受精神文化的人和日出而作无暇享受的人。进入都市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掌握强权的君王，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底层人民，他们只得不停地劳动，不能思考其他任何事情；另外一种是不用劳作的人，阶级差别愈来愈明显。这种差别不断扩大，大概在产业革命之后达

到极限状态。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期的英国，大多数的劳工在十几岁就死亡了，描述这一非常状况的《资本论》应运而生。相形之下，整日耽于思考，花样百出地制造精神文化的人群只占极少数，无数的生命在生活的重压和忙碌的工作节奏下死于非命。

从这个角度出发，毋宁说，克罗马农人的文化是让千千万万的人民享受较高精神价值的文化，远比近代的欧美文化优异得多。因此，较之基督教，克罗马农人的宗教，可不可以说它的价值更高呢？

**大林：**纵观文化历史，只要一门新的技术问世，那么在最初时期就会出现使用此技术而形成的卓越之物。比如说，有声电影，它的诞生是在 1930 年左右，现在还存有多部经典名作。不过它的黄金时代充其量延续到四十年代。因为在此之后的电影变得越来越无聊。起初，人们对新兴手段、媒介的出现饶有兴致，但是过度地消费使用，便开始渴望有不同的尝试。

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能够使用语言了。采集狩猎民一天时间内大概要用三、四个小时从事劳动。劳动后大概睡个午觉、聊聊家常什么的。所以说，聊天这件事本身就发挥着十分强大的作用。

不可否认，虽然在此之后发达的事物层出不穷，但是萌芽状的事物还是存在于旧石器时代后期。我喜欢歌德流派的 morphology（形态学），其中包含已成为基础的事物，将来可以发展的事物以及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已经存在、即将显现出来的思考方式。仅在那种情况下，偏向一方的发达，重要的仍然是，在古代文明阶段，神职人员、祭司从事洞察和思辨的工作。当然，其中不乏在学问上正确的事物。大部分恰恰是发生在学问并不发达的阶段，这些都神话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因此，古代文明阶段的发达，至关重要。

**吉田：**祭司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才有的称呼，但是执行祭司职能的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那时没有支配阶层和被支配阶层，没有富人和穷人之分，知识人在后期旧石器时代时代出现。这些人思考的都是神话。

**大林：**调查北美平原上的韦奈巴高族的保罗·拉定出版过有名的著作（指《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译者），换言之，可以称得上哲学家的人还是有啊。

**吉田：**所谓祭司，就是所在文化的精神导师，导师的所思所想构成了社会中所谓的神话。与今天的书籍呀、电视呀这些媒体传播传说故事的方法不同，那时只能进入地下的洞窟，伴随着死亡的恐怖举行仪式。在那里，用这种方法教化众人，三叩九拜。

**大林：**这样的场合，一般是用来教导男性而不是教导女性的。现在，最大的谜团是：女性向女性传授的场景究竟是怎样的？当然，这方面的记录也留存了一些下来。例如，我之前一直关注的是天理教<sup>①</sup>的圣典《元之理》。原来以《泥海古记》为人所知，由天理教的教主中山美伎口述而成。的确，人类最初像泥鳅一样，接着变为一寸，然后是一寸五分，正好是五分长

---

<sup>①</sup> 日本教派神道十三派之一。1838 年中山美伎自称受“天启”而创立。以天理天命为主神，提倡“快乐度日”。本部在奈良县天理市。

的三倍。中山美伎曾经做过接生婆，也就是说，一位产婆会亲授下一任产婆，告诉她孕妇肚子中胎儿的发育情况，这难道不是一种传承吗？如果这些没有留存下来，那么我们又从何而知呢？

**吉田：**日本的绳文时代究竟是怎样的？制作陶器的是女性吧。陶器上的花纹也能表现神话，这不也是一位女性在向另一位女性传授经验吗？

**大林：**是啊。

**吉田：**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神职人员中的女性人数压倒性地占多数的原因吧。

**大林：**萨满教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做“魂脱型”。灵魂游出身体之外，开始一段旅程。这种情况下男性居多。另外一种，叫做“魂入型”，即灵魂由外界进入身体之内，这一任务通常由女性担当。针对两种类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罗斯学者赛莱宁写过一段精彩的文字：“正如女性在性交时属于接受方，类型的区分与此同理。”就是说，凭灵型的萨满多由女性担当出于生理本能。可不是吗？仔细想来却是有些道理。

我们所知道的世界神话好像几乎都是男性创作的吧。《旧约圣经》的创世纪，怎么看神话都是出自男性之手。是不是女性仅仅作为接受方来对待男性创作的神话？女性向女性教授的神话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些问题随着女权主义人类学家的兴盛而变得更加令人期待。类似于这些尚未得到研究解决的迷惑还有很多很多。

神话研究的魅力之一就是，围绕着一则神话应该总会有数量不等的几个正确解释。日本的伊邪那岐、伊邪那美诞生国土的神话即是一个典型。将其视为洪水神话的一种解释有之，将其归为天父地母神话的诠释有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从历史的角度去关注的，有从构造上去分析的，有从功能上去考量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人们陶醉其中。说来说去，神话研究真是其乐无穷啊。

译者，工作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